

中国在南北苏丹关系问题中的作用

姜恒昆 黄雨威

【内容提要】自和平分离以来，苏丹和南苏丹关系持续僵持，而其根源可追溯到分离前长期存在的苏丹南北问题。由于对两个苏丹均具有较大影响力，加之需要保护自身在两个苏丹的现实利益和国际形象，中国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参与南北苏丹关系问题的解决，并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中国在南北苏丹关系问题中的作用不仅会影响到中国与两个苏丹的关系，而且必将对中国面临的海外利益保护、国家形象优化、国际责任担当以及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坚持和发展等重大问题产生影响。

【关键词】中国；苏丹；南苏丹；外交

【作者简介】姜恒昆，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后，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黄雨威，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2011年7月9日，苏丹南北正式分离，中国在第一时间承认了南苏丹的独立并与其建立外交关系。与此同时，中国继续与苏丹保持友好合作关系。然而，随着苏丹和南苏丹关系因历史遗留问题而持续紧张，中国如何在南北苏丹问题的解决中发挥其平衡作用，如何为两国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自己的贡献，特别是如何实现三方互利共赢，却是对中国外交的新考验。只有对传统外交政策作出适当调适，中国才能在坚持“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前提下，既有效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又积极承担大国责任，并树立良好的大国形象。

一 苏丹南北问题

分离前的苏丹共和国领土为 250 万平方千米（其中南方约 64 万平方千米），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其近 3 900 万人口（其中南方约 826 万）分属 19 个种族，约 600 个部族。苏丹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独特的国家，其北部努比亚地区被认为是古代“非洲与地中海文明的走廊”。约从公元前 3 000 年开始，努比亚各原始黑人部落进入了文明发展时期，那里先后出现了若干实力不俗的库什（黑人）王国，它们共同创造了既有埃及风格又具本土特色的努比亚文明。公元 5~6 世纪前后，基督教传入努比亚地区，使苏丹北方进入了持续近千年的基督教文明时期。公元 8 世纪后，伊斯兰教传入北方并逐渐取代了基督教的主导地位。此后，同样长达千年的伊斯兰化进程不仅将大多数北方居民变成了阿拉伯人，而且最终将南方纳入了统一的苏丹版图。

尽管南苏丹的早期历史因无从考证而鲜为人知，但早在 15 世纪之前那里就已生活着目前南苏丹的丁卡、努尔、巴里、希鲁克等主体民族的祖先，这些民族主要以农耕或家畜饲养为生。与北方的阿拉伯—伊斯兰化不同，南方因蚊虫、炎热、沼泽等天然屏障而长期免受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教的影响，并保留自己的社会、文化、宗教传统及政治制度，直到被土耳其—埃及政权用武力并入统一的苏丹版图。虽然埃及对南方的殖民统治有名无实且无助于南方发展，但对苏丹的南北关系却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埃及殖民者直接参与并一度垄断了北方人在南方的奴隶掠夺活动，加剧了南方人对北方人的仇恨；更为重要的是，埃及将欧洲人带到了南方，这不仅为基督教在南方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而且为日后南方对抗北方提供了重要的动员工具。

如果说南北不睦的历史根源是北方人对南方人的奴隶贩卖，那么英国对苏丹的殖民统治则是南北对立强化的重要原因。绞杀马赫迪革命并重新占领苏丹后，以英埃共管为幌子的英国殖民者对苏丹南北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管理政策，即在北方推行西式政治制度，但在南方却推行以封闭和孤立为特征的所谓“南方政策”——禁止北方人进入南方或在南方工作，阻止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化向南方传播；鼓励南方黑人恢复其非洲

传统文化和部落生活；鼓励传教士在南方各地建教堂、办学校和开诊所，传播基督教文化。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不仅强化了原有南北隔阂，而且使南方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北方。

同许多非洲国家一样，苏丹也在“二战”前后兴起了民族独立运动。但是，由于南北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加之英国对北方的偏袒，苏丹的独立进程及未来的国家制度安排和国家权力分配均被北方政党掌控。独立前的自治政府既未满足南方人建立联邦制国家的政治诉求，也未给予南方人平等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这引起了南方人的极大愤慨和剧烈反应。在苏丹独立后不到5个月的1955年8月，南方驻军发动武装叛乱，第一次内战爆发并一直持续到1972年《亚的斯亚贝巴协定》给予南方自治地位。然而，在经历11年的短暂和平后，由于对尼迈里政府为控制石油资源而取消南方自治并重划南北界线，以及在南方推行伊斯兰教的做法强烈不满，南方人于1983年再次选择了武装对抗中央政府的道路，第二次内战爆发。这场内战是“二战”后持续时间最长和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共导致200万人死亡，400万南方人流离失所。^①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政府间发展组织的倡导下，苏丹政府同南方的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展开多轮艰苦谈判，并最终在美国的直接介入下取得了突破。2005年1月9日，苏丹政府同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签署了以权力和财富分配及南方的未来地位为核心内容的《全面和平协定》，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南北武装对抗。2011年1月9日至15日，南方依据《全面和平协定》就其未来地位问题举行了全民公投，公投的结果是98.83%的选民赞成与北方分离，而此结果也得到了苏丹政府及国际社会的迅速接受和普遍认可。2011年7月9日，苏丹南北正式分离为两个独立国家。然而，分离并未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带来南北和解，长期存在的苏丹南北问题也并未因分离而尘埃落定，只不过其表现形式由苏丹的内政问题转化为两个苏丹的外交问题即南北苏丹问题而已。

^① J. Bennet, S. Pantuliano, et al., *Aiding the peace: A multi-donor evaluation of support to conflict prevention and peacebuilding activities in Southern Sudan 2005 – 2010*, Netherland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December 2010, p. 22, www.oecd.org/dataoecd/3/40/46895095.pdf, accessed on 29/11/2011

©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二 南北苏丹问题

虽然南北分离使苏丹的南北内战成为永久的过去，但南苏丹独立并不意味着两个苏丹的睦邻友好，地区争端、边界划分、石油收入分配、国民身份、债务分担等问题的悬而未决，特别是相互对对方反叛力量的支持，已经并将继续导致两国的尖锐对抗，甚至可能引发全面战争。具体而言，苏丹和南苏丹之间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是石油利益分配问题。由于石油收益关乎两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双方均认为石油收入分配问题比其他问题更为重要和紧迫。2011年1月份南部苏丹举行公投时，石油收益占苏丹政府收入的60%~70%，占南苏丹政府收入的98%。^①南苏丹分离使苏丹失去了50%的石油收入，导致国内经济出现危机并进而危及政治稳定；而南苏丹则成为内陆国家，其石油出口的唯一途径是使用苏丹的输油管道和出口终端。由于分歧巨大，分离前就已开始的输油管道使用费谈判在分离后陷入僵局。苏丹不断指责南苏丹拖欠其石油过境费，并于2011年底将南苏丹通过苏丹领土出口的部分石油没收，而南苏丹则指责苏丹政府“偷窃”了其价值8.15亿美元的石油。为报复苏丹政府的“偷油”行为，南苏丹于2012年1月20日开始了长达15个月的“自杀式”石油停产。随后，南苏丹与肯尼亚签署协议，宣布将修建一条通往肯尼亚拉穆港的输油管道，同时考虑修建一条经埃塞俄比亚至吉布提红海港的输油管道。^②

如何分担分离前的国际债务是两国争执的另一焦点。苏丹在南北内战期间大量举借外债以弥补财政赤字，其中约四分之三是向巴黎俱乐部成员及海湾国家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所借。苏丹的外债在逐年增加，2000年苏丹的外债为150亿美元，到2008年已高达326亿美元。虽然石油收入

^① Marina Ottaway and Mai El-Sadany, “SUDAN: From Conflict to Conflict”,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y 2012, p. 8.

^② See “South Sudan’s oil pipeline construction will commence soon”, *sudantribune*, June 14,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sudantribune.com/South-Sudan-s-oil-pipeline>; Meraf Leykun, “South Sudan Oil Pipeline to Pass through Ethiopia”, *2merkato*, March 19,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2merkato.com/2013/03/19/38/south-sudan-oil-pipeline-to-pass-through-ethiopia>.

一度延缓了苏丹的外债增长速度，2009年和2010年分别为340亿美元和350亿美元，但是南苏丹分离导致的石油收入锐减和逐年累积的债务利息，使其外债迅速增至2011年的414亿美元。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计，2013年苏丹的外债将达到456亿美元。^①无力偿还巨额债务的苏丹政府要求南苏丹承担一部分债务，并将债务问题与石油谈判联系起来，但南苏丹坚持认为南方从苏丹政府的外债中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南苏丹可以呼吁相关债权国对苏丹减债，但没有义务偿还这些历史债务。

苏丹和南苏丹之间的领土纠纷更为复杂。南苏丹独立时，两国2100英里长的边界尚有20%未划分，存在大片有争议的边境领土。除堪比“克什米尔”的阿卜耶伊外，两国还有六个争议地区。^②两国的多数石油分布在边境地带，一些争议地区还可能有铜矿和铀矿，而对这些资源的争夺加深了领土争端的复杂程度。南苏丹独立之后，苏丹与南苏丹不断爆发边界冲突，两国在边界线的各自一侧部署了大量军队。在非盟高级别执行小组领导人姆贝基的调停下，2012年2月10日，苏丹和南苏丹在亚的斯亚贝巴签署了友好和互不侵犯协议，承诺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对方内政。然而，友好协议未能阻止两国关系的恶化，在因丧失石油收入而导致的经济危机的催化作用下，两国的领土纠纷，特别是产油且输油管道经过的阿卜耶伊地区归属问题迅速升温，并最终激化为2012年3月至4月的哈季利季军事冲突。虽然在国际舆论和苏丹的军事优势的双重压力下，占领仅10天后南苏丹就被迫从哈季利季撤出军队，但以争夺领土和石油资源为目的的哈季利季冲突却充分反映了两国关系的复杂性和严重程度。

① Benjamin Leo, "Sudan Debt Dynamics: Status Quo, Southern Secession, Debt Division, and Oil: A Financial Framework for the Future", CGD Working Paper 232, Washington, D. C.: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2010, p. 1, available at: <http://www.cgdev.org/content/publications/detail/1424644> "MF official downplays Sudan's prospects for debt relief", *sudantribune*, 10 April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sudantribune.com/spip.php?article46159>.

② 阿卜耶伊是苏丹与南苏丹边界一块面积不足2万平方千米的地区，两国对该地区的归属存在严重争执。详见：姜恒昆、周军《苏丹南北关系中的阿卜耶伊问题》，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7期。除阿卜耶伊外，两国还在荣克（Renk）、梅根尼斯（Megenis）、卡卡镇（Kaka Town）、基尔河（Kiir River，亦称阿拉伯河）、卡费亚一金吉（Kafia Kingi）及哈季利季等地区的归属权上存在争议，详见：ICG Policy Briefing, "Sudan: Defining the North-South Border", *Africa Briefing*

三 中国参与解决南北苏丹关系问题的原因

苏丹南北分离后，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与两个苏丹均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是中国能够充分发挥调解作用，在解决南北苏丹问题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的根本原因。自1959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中国与苏丹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两国关系主要表现为政治上的相互支持，同时中国给予苏丹一定数量的援助。苏丹曾支持中国进入联合国，并一直在台湾、涉藏、涉疆等问题上支持中国，而中国也在人权及解决达尔富尔冲突等问题上支持苏丹政府的立场。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提出“走出去”战略后，苏丹成为中国成功实施这一战略的第一站，两国合作领域由政治为主迅速转为政治和经济并重，而之前的单向援助也更多地转为以合作开发苏丹石油为典型的互利共赢。2011年南苏丹独立后，中国明确表示无论地区形势和苏丹国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发展与苏丹友好合作关系的政策不会改变。

合作开发苏丹石油和中国援建基础设施是两国友好与互利共赢的最好例证。1996年中石油自带资金和技术开始了同苏丹的能源合作，并在1997年成为苏丹国际石油财团大尼罗石油作业公司的控股公司。^①两年后，苏丹正式加入了石油出口国的行列。在中国的投资与技术支持下，苏丹迅速形成了完整的石油工业产业链。从2008年起苏丹石油一直保持在约50万桶/天的产量，而其中的近七成输往中国。^②在石油合作的带动下，中国成为苏丹最大的贸易伙伴，而苏丹也成为中国在非洲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值得说明的是，中国非常注重苏丹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公司的修桥、筑路、打井、兴建医院和学校等善举让众多苏丹人直接受益，而中方承建的麦洛维大坝更是因基本解决苏丹的电力供应而被称作“苏丹的三峡工程”。^③

① 戴新平《苏丹——新的石油输出国》，载《阿拉伯世界》1999年第4期。

②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1, pp. 8-12; U. 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Sudan and South Sudan", *Country Analysis Briefs*, Mar 19, 2012, <http://www.eia.gov/countries/cab.cfm?fips=SU>.

(C) 1994-2012 润物无声反哺情, 载《中国石油石化》2007年第17期。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同苏丹南方的友好交往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当时中国派医疗队和农业专家向南方人民提供帮助，后因南北内战中止。2005 年 1 月苏丹南北双方签署了结束内战的《全面和平协定》，成立了苏丹南方自治政府，中国是该协定的见证方之一。在为期六年的《全面和平协定》阶段，中国对苏丹南方的政策被国外学者认为是为应对苏丹南方独立的避险政策，亦即为南方的必然独立做悄然准备。^①2005 年 3 月苏丹人民解放运动领导人萨尔瓦·基尔访华，中国开始正式接触南方执政党苏丹人民解放运动。2007 年萨尔瓦·基尔以苏丹第一副总统及苏丹南方自治政府总统的身份再度访华，标志着中国与苏丹南方官方关系的正式开始。2008 年 9 月中国设立驻朱巴总领事馆后，双方在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持续保持正常交往。2011 年 7 月 9 日，南苏丹共和国成立，当天中国与南苏丹建交。

尽管中国因与苏丹政府长期保持友好合作关系而受到部分南苏丹人的敌视，但独立后的南苏丹以务实态度对待两国关系，重视中国在其发展中的作用。新生的南苏丹面临着严峻的发展问题，迫切期望通过中国的投资、援助及两国的石油合作实现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也适时作出反应，迅速提升与南苏丹的关系，并努力平衡与协调同两个苏丹的关系。南苏丹独立后，中国不仅承诺给予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的援助，在能源、基础设施、电信及农业四个方面积极参与其经济建设，而且在政治、文化和教育方面也努力促进双边交流。

中国积极参与解决南北苏丹问题的现实原因是保护自身利益和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首先，中国在两个苏丹有着重要的石油利益。苏丹是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重点国家之一，也是中国对非洲投资最多的国家。至南北分离前，中国共向苏丹投资约 200 亿美元，占苏丹境内外国投资的一半，其中大部分资金直接投向了石油产业。苏丹南北分离后，南苏丹控制了大部分原油产地（约占原苏丹石油储量的 75%），而北苏丹则控制了石油运输管道和冶炼设施。两国所生产的石油均经苏丹的管道和港口出口，其中约七成输往中国，南北苏丹因此成为中国的主要原油供应来源地之一。

^① Daniel Large, "South Sudan and China: turning enemies into friends?", in Daniel Large, Luke A. Patey, eds., *Sudan Looks East: China, India and the Politics of Asian Alternatives*, NY:

其次，两个苏丹还是中国对外劳务和工程承包的重要市场。中国公司自 1981 年起即在苏丹从事劳务和工程承包，涉及油气管道、港口、电力、公路、铁路、桥梁、水坝、住宅建设等诸多项目。目前，中水电、中海外、中铁等上市公司及众多国营和民营企业均在两个苏丹有大型建设项目。与大量投资和大型建设项目同时走进两个苏丹的是大批中国劳务人员。苏丹分离前夕，中国在苏丹北方和南方的劳务和管理人员分别为 2.3 万人和 0.2 万人，而南苏丹的独立进一步扩大了这一数字。然而，由于各种非法武装的存在，自 2004 年以来中国工人不断遭遇武装抢劫或绑架事件，已有 10 余名中方员工惨遭杀害。

此外，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及国际影响力的上升也要求中国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随着中国海外利益外延的不断扩展，中、西方国家之间的海外利益发生碰撞、交锋的概率大大增加，尤其是在一些存在国内危机与冲突的欠发展国家。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不仅需要主动向需要中国的地区和国家提供帮助与建议，而且需要主动介入国际危机的解决并发挥建设性作用；作为一支平衡力量，中国也有责任避免在国际冲突与危机解决中出现弱国屈服于大国强权的事态。这既是中国作为国际社会平衡西方大国力量、维护国际社会正义的体现，也是塑造中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需要。

四 中国参与解决南北苏丹关系问题的方式

中国在南北苏丹关系问题上一贯持有鲜明的外交立场：（1）主张国际社会应采取客观、公正和平衡的立场，并对制裁或威胁使用制裁一向持十分慎重的态度；（2）主张非洲人通过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支持非盟为推动解决南北苏丹问题所作的努力。在参与方式上，与西方国家以民主为“幌子”肆意干预非洲国家内政的做法不同，中国的建设性参与不仅讲求有理、有据、有节，而且注重实效性。具体而言，中国在参与处理南北苏丹问题时主要采取了以下三种方式：

首先是劝和促谈。在南北苏丹问题中，中国一贯鼓励双方通过协商、对话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中国积极扮演着劝和促谈的调解员角色，致力于实现两个苏丹的和平与安全。例如，在南北苏丹石油僵局中，前任中国

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贵今大使和现任特别代表钟建华大使先后多次率外交使团到达喀土穆和朱巴，与两国领导人讨论如何打破石油问题僵局，并劝说双方通过谈判解决其他未决问题。

其次，以援助和投资的方式推动南北苏丹协商解决石油问题。以援助作为双方和平解决僵局的交换条件已成为中国参与两个苏丹关系问题的新方式。中国通过向南北苏丹提供投资来鼓励其消除分歧，并以持续的援助为条件要求两国政府解决石油运输与过境费僵局，避免冲突升级。^① 当因石油停产而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时，南苏丹以未来的石油收入作为担保迫切期望中国提供财政预算支持，而中国则要求南苏丹需要诚心诚意回到谈判桌前，通过协商解决石油僵局问题。

最后，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南苏丹独立前，中国先后向联合国苏丹问题特派团和联合国—非盟达尔富尔问题特派团派出了维和部队。南苏丹独立后，中国又应联合国的请求向南苏丹特派团派遣了承担协助南苏丹平稳过渡、协助当地警察维护法律秩序、改革和重建执法部门、培训警察等工作的维和警察。^② 中国为联合国在两个苏丹的维和行动提供援助和人力，既与中国一贯坚持的“不干涉”原则相适应，又为中国在南北苏丹问题的参与树立了积极形象，增强了南北苏丹人民对中国的信任。

虽然可以有所作为，但我们也不能高估中国在化解南北苏丹矛盾中的作用。首先，中国在处理南北苏丹问题时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被动和滞后，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一贯坚持的“不干涉内政”原则有关，但也制约了中国外交的主动性。其次，中国倡导在联合国和非盟的框架下行动，并始终与联合国和非盟保持一致，这也会局限中国在解决南北苏丹问题中的外交作用。最后，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缺乏解决国际冲突和危机问题的经验、自信和操作能力。当然，中国充分认识到南北苏丹问题有着复杂的历史、种族、宗教、经济等根源，这些问题的解决首先需要南北苏丹的包容、真诚和睿智，而不是国际社会的强制性介入。

^① Caroline Francis, Pratheepan Madasamy, eds., *China and the Sudan-South Sudan Oil Fee Impasse: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Foreign Aid, Diplomacy, and Military Relations*, April 24,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fordschool.umich.edu/sites/china-policy/files/2012/09/China-and-the-Sudan-South-Sudan-Oil-Fee-Impasse.pdf>.

^② 《中国首支赴南苏丹维和警队启程》，新华网，2011年11月12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1-11/12/content_14162668.htm

五 南北苏丹关系问题对中国外交的启示

（一）继续坚持并合理发展不干涉内政原则

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中国外交有别于其他西方国家外交的重要特点之一，这一原则在几十年的外交实践中不但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接受。但是，在国际国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应对传统外交政策和原则作出与自身的负责任大国地位相应的调整与创新。中国在南北苏丹关系问题上的外交实践表明，中国有必要阐释其内涵和外延，进一步明确其适用范围，真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否则，中国外交就可能失去应有的灵活性，难以有效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与国际形象。

（二）如何平衡与两个敌对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外交的新课题

在2005年《全面和平协定》签订之前，中国无可厚非地与苏丹政府保持友好关系，未与当时的南方反叛组织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往来。南北分离后，中国明确表示愿与两个苏丹保持友好关系，但两个苏丹却在发展与中国友好关系的同时，积极谋求中国在南北谈判中向对手施压，这使中国外交首次面临如何审慎平衡与两个为邻但为敌对国家关系的考验。2012年中国承诺给南苏丹提供80亿美元的发展援助贷款，但未对其帮助修建新输油管道的请求作出回应便是这种平衡外交的体现。

（三）谨慎介入是有效保护中国在非利益的首要选择

中国在两个苏丹有着以石油开发和人员安全为主的重大利益，南北分离及敌对已经并将继续威胁中国在这两个国家的利益。石油利益方面，南苏丹因未能就管道运输费与苏丹达成协议而于2012年2月停止石油生产，而两个月后两个苏丹在石油重镇哈季利季发生的严重军事冲突又迫使我国停止从苏丹进口原油。人员安全方面，2012年1月底，29名中国工人遭到因南北分离而被迫从南苏丹返回苏丹南科尔多凡州的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武装人员的绑架。由此看来，中国在两个苏丹的利益受制于其双边关系。而在两个苏丹关系无法在短期内改善的情况下，谨慎介入是首

要选择。

（四）南北苏丹问题凸显了对重大国际问题早作预判的重要性

虽然中国是最早承认南苏丹独立的国家之一，但在 2011 年 1 月南苏丹公投之前，特别是 2008 年设立领事馆之前的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因种种原因未对南方的未来地位及双方的未来关系作出明确预判和积极回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在两个苏丹关系问题上的外交优势。非洲有不少存在与苏丹类似问题的国家，政局动荡且存在严重的分离主义倾向，及早预判形势并在出现变局时作出合理选择是中国对非工作中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责任编辑：周玉渊）

rience , developmental peace , peacebuilding

Title: South Sudan Secession and China's Non-Interference Policy

By Khalid Ali El Amin , University of Khartoum

Abstract: Africa's governance and security problems are complicated and numerous , which has plagued the peace , development and stabilization of African continent. As early as in the colonial period , Western countries have established their advantage in Africa. As a late comer to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cene , China has obtained tremendous and breathtaking strid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Much of the media flurry deeply , even perceived China's interests expanding in African Continent as threat. For the past few years , China-African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continue to heat up , which has given rise to questions over the objectives , nature and impact of such a relationship in academic circles. Furthermore , the international media launched the debate of China's Non-Interference Policy around the southern problems of Sudan. In front of the reality that 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ack consistency and creditability ,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a to investigate comprehensively the real concerns of African and Western countries in this continent , participate actively in Africa's governance and security problems , and promote positively the establishment of inclusive system of governance in Africa.

Key words: Sudan , China , Non-Interference Policy , Africa Governance , Recommendations

Title: China's Role in Resolving Sudan-South Sudan Issues

By Jiang Hengkun , Huang Yuwei researcher of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at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 postgraduate student of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at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relations between Sudan and South Sudan have been at a deadlock since their peaceful separation , and its root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long-standing northern - southern Sudan issue before the separation. Because of its greater influence on the two Sudans , as well as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protection of its interests and image in both Sudans , China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its own way and played a constructive role in solving the problems between Sudan and south Sudan. China's role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Sudan and South Sudan will not only affect its relations with the two countries , but will also affect such major issues faced by China as the protection of its overseas interests , the optimization of its image , the assumption of its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 and even the development of its “non-interference” principle.

Key words: China , Sudan , South Sudan , Diplomacy

Title: Governance and Security Challenges Associated with China-Nigeria Trade and Investment Relations

By Adeolu O. Adewuyi & Ademola Oyejide ,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 University of Ibadan , NIGERIA , Centre for Trade and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 Ibadan , Nigeria

Abstract: China-Nigeria trade and investment relations have taken a new dimension in recent times. These economic relations have brought a number of benefits (or opportunities) and costs (or challenges) including the issues of governance and security , which this paper seeks to analyse. In terms of benefits , Nigeria's merchandise export to China increased over tenfold from US \$ 73.3 million in 2002 to US \$ 1.44 billion in 2010. In the same vein , Nigeria's import from China increased over tenfold from US \$ 740.6 million in 2002 to about US \$ 7.30 billion in 2010.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rom China to Nigeria rose from US \$ 75.6 million in 2004 to over US \$ 1.21 billion in 2010. The grant elements of China's loans to Nigeria have hovered around 25 – 30%. The different stakeholders in Nigeria and China (governments , exporters , importers , investors , contractor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have benefited from these trade and investment flows. However , part of the associated costs is growing concern that the trade and investment patter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may be inconsistent with , and dangerous to Nigeria's industrialisation aspiration. In particular , there are governance and security issues arising from the economic relations which this paper examined. These issues include unfair competition , sharp practices such as importation and production of sub standard products , violation of national labour and human right laws , environmental laws and